



### 【庄周梦蝶】

#### 从市场开发角度来看,廉价航空的国际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蓝海”。

## 廉价航空尴尬了

周凯莉

近日,一架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亚航 QZ8501 突然失联,随后被证实坠毁。这场惨痛的意外让处于鼎盛时期的亚航帝国陷入了尴尬处境。

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尼,某些廉价航空公司的安全记录并不理想。但作为亚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亚航的安全历史却非常出色,打开红色的飞行手册,可以看到亚航密密麻麻的飞行路线,仅在亚洲,亚航便运营前往 121 个目的地的 167 次航班。《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论,“过去十年中,在 CEO 托尼费尔南德斯的领导下,亚航一跃成为亚洲航空市场的变局者,成功开创了廉价航空的新时代”。

作为东南亚的旅游常客,每次出

行,我几乎都是在亚航的中文官网上订购机票。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逢节假日,亚航都会推出抢票的优惠活动,有时甚至可以数百元订购到往返东南亚与中国大陆的机票。为了节省成本,亚航和其他航空公司一样,都会采用机龄较短、更为节能的窄通道飞机,这一类飞机的单程飞行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小时。旅途中的行李托运、餐饮不包括在机票费用之内,需要另外付费,付费方式十分简便,既可以在官网上购买,也可以电话补订。发自内心的说,亚航的服务体验十分之好。

犹如一块丰美的蛋糕,中国一向是航空公司的必争之地。但由于行业监管、国家壁垒等问题,外来的航空公司要真正进入市场并不容易。近年来,中国大陆放宽民用航空的政策限制,亚航、捷星、虎航等来自东南亚的廉价

航空公司在内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特别是信誉良好、实力强大的亚航,它在中国大陆拓展的速度十分惊人,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在成都、西安、武汉等二线城市也纷纷开辟了飞往东南亚的航空路线。

从社会学上来看,亚航等廉价航空的走红和中国的社会认知、阶层流通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中产阶级力量成为金字塔中最为敦实的一层。由于阶级结构的日趋成熟,资本所有者有了超越自我的利益考虑,其关注不再局限于马斯洛定律的基础状态,而是需要通过建立起和外界的交流,来辅佐支撑自我的坚实、有效的价值观。“走出去看看”的假期生活,不仅是富豪们所崇尚的休闲方式,更是以中产白领、公务员、金融业从业者等中产阶

级的充电方法。相比于富豪们一掷千金的头等舱、超五星酒店的消费习惯,中产阶级更倾向于选择“经济舱+五星酒店”的组合结构式消费,于是廉价航空,特别是在短程路线中的备受欢迎,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相形之下,中国本土廉价航空业的发展,特别是国内航空路线的开拓历程可谓是磕磕碰碰。

被垄断控制的航空业无法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航空需求,而中国的廉价航空产业却在艰难试错中,被动压缩着原本已经甚为狭小的生存空间。仅在今年,国产新舟 60 客机三周内出现两次起落架问题,其中,新舟 60 飞机负责的天津至沈阳航线隶属于中国廉价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的航路。在资本市场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廉价航空更是不被看好。“温商中的知更鸟”均

瑞集团依赖廉价航空起家,目前全资拥有占据中国廉价航空市场一方天地的吉祥航空。但是,作为国内廉航中的佼佼者,吉祥航空几年来数次冲击 A 股上市,均铩羽而归。

作为廉价航空模式的支持者,我不认为亚航的此次事故会从根本上动摇廉价航空日益迅猛的发展势头。按照最基础的经济规律来说,价格、时段和航空品牌,是旅客选择航班的“三大法宝”,其中价格首当其冲。廉价航空的低成本、低票价路线,是其在与传统航空公司竞争中的首要市场优势。而从市场开发角度来看,廉价航空的国际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蓝海”。惨痛的教训之后,夯实飞行实力、提高航线安全度、增强天气预测能力和空难搜救能力,是所有航空公司面临的考题。(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 【庙堂江湖】

#### 只能够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想办法,帮助交通部把这个账本理理顺,还不知道人家领情不领情。

沈辽

2014 年 12 月 23 日,交通部公开了 2013 年全国收费公路的账本。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原来我们都不知道国家收了那么多买路钱都去干了些什么。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了,10 元过路费里面有 8.62 元用于还债。我的老天,如果这是个家里管账的,我们是不是要炒了他的鱿鱼?怎么能管成这个样子呢?无奈交通部是老爷,想炒人家鱿鱼是不可能的,只能够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想办法,帮助交通部把这个账本理理顺,还不知道人家领情不领情。

我们首先把全部的收费公路分为两类,高速公路和非高速公路。交通部通报了总数和高速公路的数字,所以,我们通过减法就能很容易算出来非高

速公路的数目。由此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发现:高速公路 736 个收费站管理了将近 10 万公里的收费工作,而非高速公路差不多 1000 个收费站才管理了将近 5 万公里的收费。这个效率相差的可不是一点点。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收费站所管理的公里数,用来描述管理工作的效率:非高速公路每个收费站管 57 公里而高速公路能够管理 136 公里,高速公路完胜!

为啥我们要纠结于这个管理效率呢?因为这个管理工作不是别的,就是为了收取过路费。也就是说,这是收取过路费的成本。看起来,我们首先想省钱的话,应该考虑放弃非高速公路的收费,因为它们的效率太低,而成本又太高了。

交通部报告了全部的管理费(含其他),一共是 561 亿元,分摊到每个

收费站就是 3247 万元。以此简单推算(可能不准确,因为高速收费站或许比非高速的成本高一些):非高速的收费站总成本是 322 亿元,而高速收费成本总的只有 239 亿元。

那么这些收费站的收益呢?也就是它们收到的过路费有多少呢?交通部的通告说:2013 年总计收了 3652 亿元的过路费,其中高速公路收了 3316 亿元,不难看出,非高速的过路费收入只有 336 亿元。也就是说,过路费减去收取过路费的管理成本,非高速公路仅仅能够剩 14 亿元!这个钱连养护费用都不够,又如何能去偿还债务的本息呢?

所以,用收取过路费的办法来经营非高速公路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我们的非高速公路还有 3022 亿元的债务余额,只是全国收费公路债务余

额的 10% 都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这样的收费站收费的办法,我们的债务余额不但不能减少,还会越还越多。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用燃油税的办法来偿还这个非高速公路的债务余额的话,只需要用一年的汽柴油燃油税就够了。因为我们全国全年消费汽柴油合计大约 2 亿吨,也就是 2700 亿升左右,而现在的汽油燃油税是 1.4 元,柴油是 1.1 元,平均每升 1.25 元。这么算起来应该是 3375 亿元。

而今年 11-12 月间,我们政府已经两次上调燃油税,合计上涨 40%。把这个已经上涨了的燃油税水平保持 3 年,那么仅仅用多收的钱就已经足以支付全部的非高速公路债务余额了!我们又何必继续保持这 992 个收费站呢?如果我们不砍掉这些收费站,不用燃油税去偿还这 3022 亿元的债务

余额,那么我们每年不仅要支付 336 亿元的过路费,还会增加我们的债务 136 亿元(150 亿元的利息减去 14 亿元的结余),这样欠债越来越多,恐怕交通部的老爷也很是头疼吧?

另外,交通部所谓的亏损 661 亿元是不靠谱的说法,因为其中包含了归还本金的 1440 亿元,实际上,如果不包含归还本金,毛利润是 779 亿元,并无亏损。换句话说,要还也只能每年还本金 779 亿元,又如何能还出 1440 亿元来呢?如果能够按照上面的说法,用燃油税偿还非高速公路的债务,那么每年就可以节省下 150 亿元的利息和 322 亿元的管理费,当然也减少了非高速公路收费 336 亿元,合计 136 亿元,那样的话,每年能够归还的高速公路本金就可以提高到 915 亿元。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 蠢贼和雅贼

木木

琼瑶女士,大约可以过一个舒心了;曾经联名发声明力挺她的 109 位编剧,大约也能过一个舒心了。琼瑶们能过一个舒心年,当然要感谢北京三中院在 25 日作出的一审判决。判决之后,据说琼瑶女士很激动,“泪在眼眶”地表示:“正义终于发出了声音!知识产权胜利了!让我对人生恢复了信心!”

琼瑶女士真是感性难改,但鉴于国情的复杂性以及那一个虽然过去可仍鲜活异常的经验教训,虽可舒心一时,要跳着脚地欢呼,似乎还是多多少少早了一点儿。

为什么呢?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

力”——大概琼瑶女士应该并不陌生吧。那么,琼瑶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扬眉吐气地欢呼胜利呢?大约非等到窃贼者如过街老鼠般露头便遭殴打、相关商业出版机构遇到“小偷”避之唯恐不及、执法者视“盗贼”如仇仇并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不可!否则,琼瑶们即使避免了于正们的再次骚扰,大约也难免于“王正”、“李正”们的不断贱害。

不过,要等到“天下无贼”的这一天,估计难度不小。因为“偷盗意识”早已深入到某些人的骨髓里,形成了行为习惯,不偷盗、不窃贼着过日子,就连觉也睡不踏实,尤为难得的是,恶习浸染的时间长了,贼们的胆色也就越发地大起来,不但大街上、陋巷里的小蠢贼如此,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地坐

在高档写字楼里的“雅贼”也更嚣张。这样的人,没有外部露雳手段的帮助,幻想着他们能自己突然良心发现并改邪归正,就真的太天真了。

“乱世须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要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盗贼盛行的风气,立法者、执法者显然需要更有所作为一些。

现有的中国法律规定,小蠢贼在街头巷尾、公室民宅盗窃财物,价值在 5000 元到 2 万元之间的,就要被判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在 3 万元至 10 万元的,就要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对于正这种专门对知识产权下手的“雅贼”,现有的法律似乎就要格外开恩得多;被人抓住,根本不用担心坐牢,最多赔点儿了事;

如此一来,“雅贼”们不嚣张、不理直气壮地一展手脚,似乎就对不起这样的待遇。

这种“窃物”重判、“窃书”轻罚的治理路数,显然早已不合现实潮流了;就本质而言,这样的治理路数,正是“雅贼”的队伍日益壮大的根源。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没有法律更强力地支持,恐怕就不行。如果在立法上能够对“窃物者”和“窃书者”一视同仁,只要认定窃物事实成立,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罚的罚,估计如于正之类的“雅贼”们虽不至于马上绝了迹,但起码就不会那样嚣张。

公安局里一般都会会有一个“反扒科”,反扒警察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公共场所抓贼。但中国的“雅贼”们都幸运得很,用不着如街头的小蠢贼那样

时刻提心吊胆地提防着被警察抓,所以“工作”起来都格外地大胆、干脆。如果对“雅贼”们也能专门设置一个“反扒科”,琼瑶们估计马上就能激动地晕过去。

北京三中院一审判决琼瑶胜诉后,女作家庄羽就格外地感慨,在网上顺势发了发“牢骚”,大约多年前与那个叫郭敬明的“窃文者”的官司,至今让她难以释怀。其实大可不必,既然不是一类人,又何必因了异类的行为而烦恼自己呢。不过,庄羽或许能够看得更开些,毕竟“爬格子”的人的主要任务是写字,没精力整日琢磨着防贼、打贼,但法律显然不能也跟着装“糊涂”,否则,法律的天空,难免就总是蒙着一层霾。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 【儒林经济】

#### 囿于个人见识,想象有时难免颇多局限,而真实情况也许远远超出想象者的脑力。

王国华

《儒林外史》中,公子哥陈木南去找风月女子聘娘,老鸨知道他的表弟乃国公府徐九公子,吃饭过程中忙不迭地提问:①老身在南京也呆了 50 多年,经常听人说国公府里怎么怎么好,亚赛天宫,却不曾有机会进去过,有很多神奇传说,比如国公府里不点蜡,一人一颗斗大的夜明珠挂在梁上,照得满屋透明,有这回事儿吗?②听说国公府里的姑娘们个个赛天仙,如同画出来的,老爷你如果把聘娘带去,是不是会被比下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陈木南回答,珠子虽然有,也未必拿来点蜡。一个大极拳让老鸨不甚过瘾。关于第二个问

题,聘娘显得有点不满,插话道,人生在世,长相好坏无关贵贱!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

老鸨对富贵生活的想象和询问,容易让人想起当年的笑话。两个东北人在天安门前瞎议论,一个问住在里面的人吃什么,另一个人回答肯定是猪肉炖粉条可劲儿造(随便吃)。还有两个陕西人想象一步登天后该怎么办,其中一个说,要是我到了蒋委员长的位子上,就每天吃两大碗油泼辣子面,那油要美美地放……这种说法貌似很蠢很天真,其实其来有自。历史上传说最盛的斗富故事莫过于石崇和王恺,俩人都用最鲜艳的东西来装饰车辆、冠冕和服装。你家用糖水刷锅,他家就用蜡当柴火烧;你家用紫丝编

成 40 里的屏障,他家就用彩缎铺设 50 里的屏障;你家有两尺多高、枝条匀称、色泽艳丽的珊瑚,他就给你砸碎,然后还你几株更高更艳丽的珊瑚树,总之吧,这些人拿老百姓难得的,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囿于个人见识,想象有时难免颇多局限,而真实情况也许远远超出想象者的脑力。某地爆出富豪小区内两个邻居因狗生隙,在网络上互相揭出老底,一个家庭资产数亿,自耕全部为清白所得;一个是工资几千元的临聘教师,却住在价值上千万的豪宅里,被揭只因有个叔叔是本地实权人物。总之,双方随便举出的数目都让旁观者目瞪口呆。以为猪肉炖粉条是人间至

美,殊不知还有鲍鱼燕窝 XO。

那么,老鸨羡慕的国公府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呢?且来看陈木南与表弟徐九公子的一次宴饮。陈木南走进大门,过了银銮殿,见徐九公子立在瞻园东西当普通东西用。所谓奢侈浪费,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腾腾,温着那里边的肴馔,却无一点烟火气。用烧酒(现在都用酒精)取火温茶,在今天很普通,在那时应该是足够奢侈。席间陈木南颇觉燥热,一件又一件地脱衣服。后来实在忍不住了,问:“尊府虽比外面不同,怎么如此温暖?”徐九公子回答:“哥,你仔细瞧瞧,为什么四处落雪而亭子周围不见一点雪?这亭子是祖辈造的,全由白铜铸成,里面烧了煤火,所以这般温暖。

陈木南听了恍然大悟。

白铜铸亭,里面烧煤火如同地暖,成本远远超出中产阶级财力,技术上更是“奇巧”,一般老百姓的想象力到此止步,望而生畏,能想象到夜明珠照明的人,绝不会想到这一章。

(作者系深圳作家)

## 对富贵生活的想象